

MEET UNEXPECTEDLY

小思欧洲小说系列

小 思著

邂逅

一次异国的邂逅，一个致命的心动
一场梦里梦外的爱情，一段似真似幻的呓语
邂逅，不是讲述一场知识分子婚外恋的风花雪月
而是细细品味一个女留学生逐渐成熟的心情

花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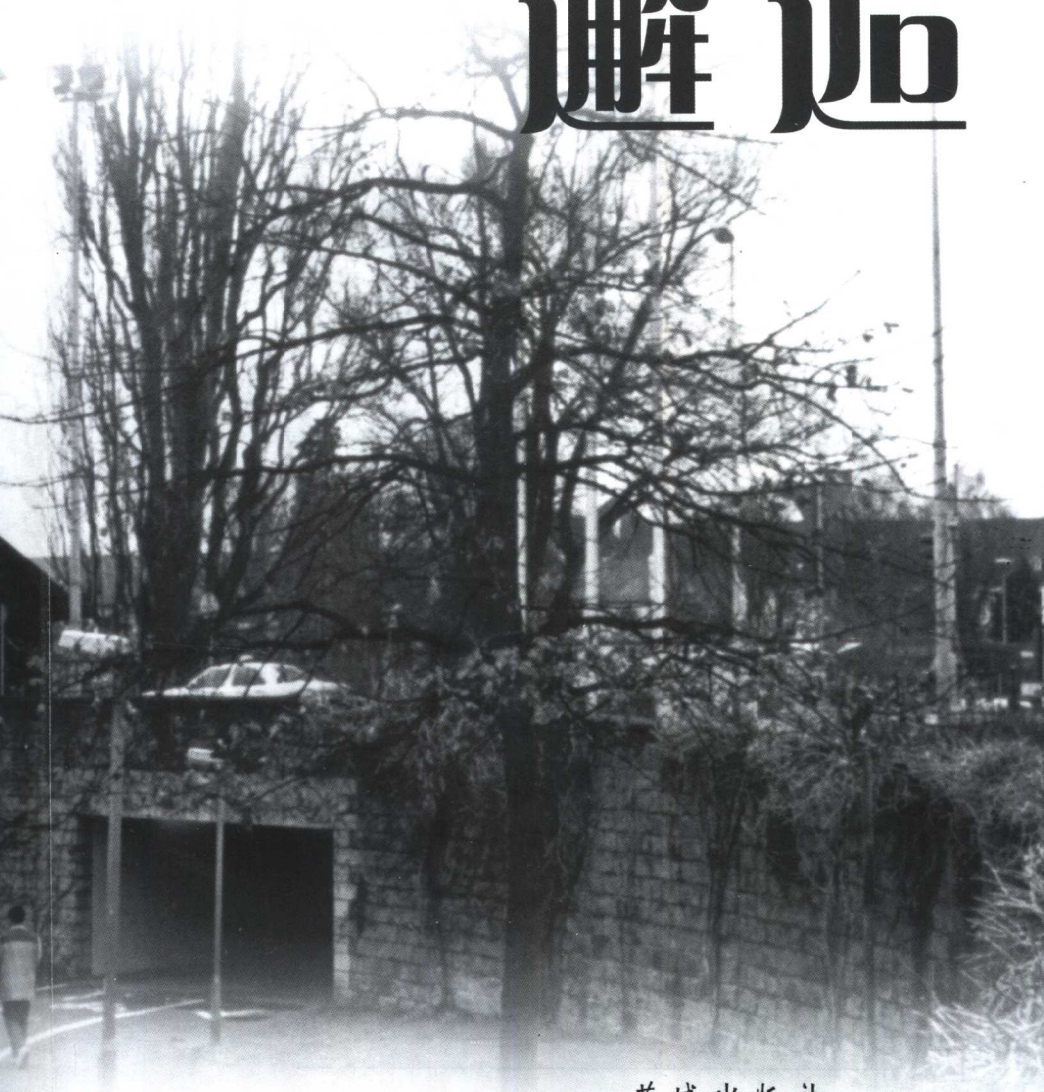


小思



小 思著

邂逅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邂逅

小思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12

ISBN 7-5360-3927-1

I. 邂...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6273 号

责任编辑:张 瑛

技术编辑:易 平

封面设计: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星湖大道)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75 1 插页

字 数 290,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927-1/I·3215

定 价 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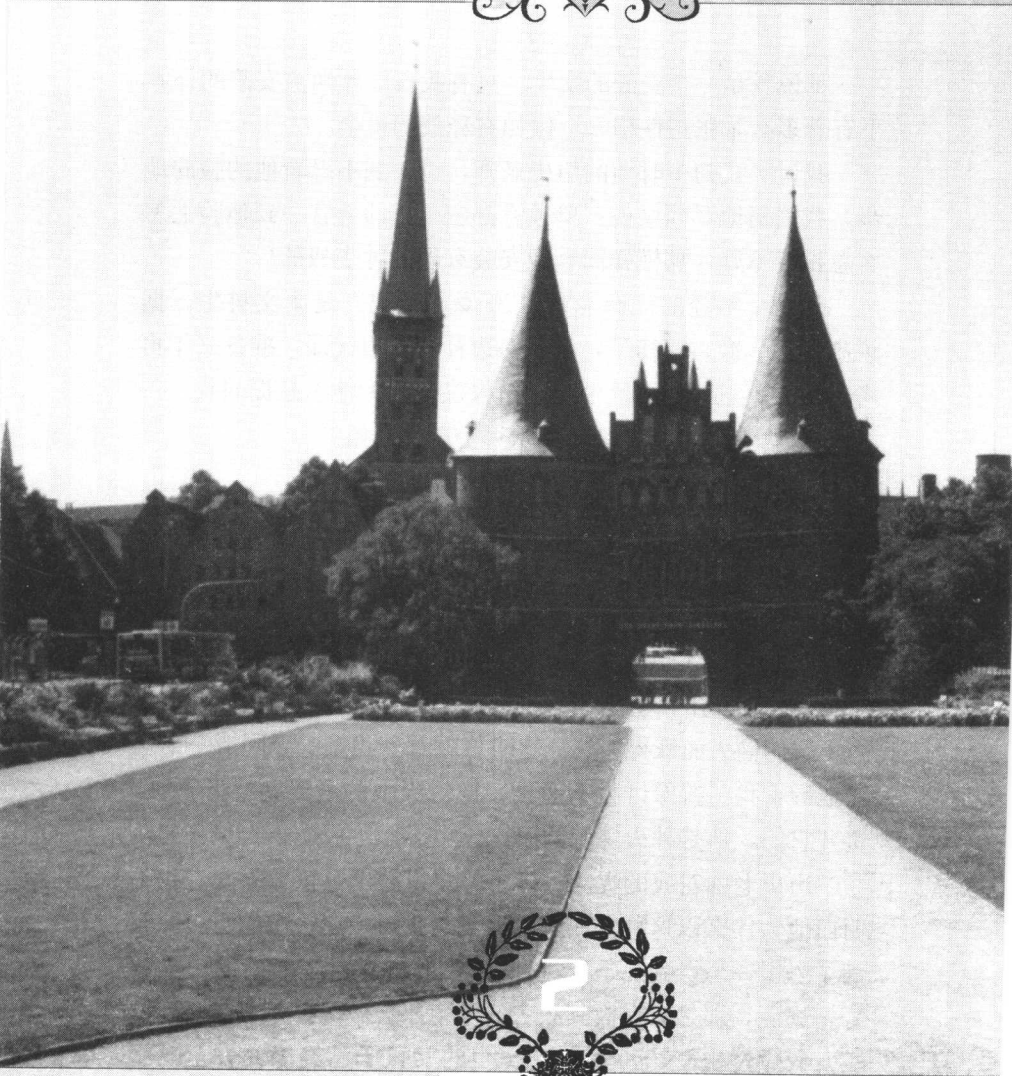
我觉得我已开始陷进去了。

我安静地坐在图书馆里，发呆。一本厚厚的书平铺在我眼前，密密麻麻的德文像细脚蚊子，让人烦心。半小时了，我没翻动一页。

我以为，我是拿小女人的任性、狡黠与矫情在邮件中一次次地试探他、拨动他、挑逗他，以此来证明女人在征服过程中临风而立般的智慧与高傲。但我已感觉到，我的对手是一个强劲的男人，他并不主动，但他更有着主宰人的力量。

我喜欢临风独伫。山高、风飘扬、长发飞舞。环顾四周无人，我迎着风轻笑。山愈高，风愈大，若还能气定神闲，便愈觉自己尊贵如女皇，可以藐视眼前的一切。

然而现在，我不但不能气定神闲，强劲的山风却有把我卷走的迹象，我开始慌神了。



都说我是一个安静的女生。只有我自己才知道安静的外衣下有着多么乖张蹬性格——假如有释放的机会。

我讨厌我初中时期的历史老师，讨厌到不忍看他的脸的地步。我悄悄地对同桌说：单独看都蛮端正的五官一到他脸上怎么总拼凑不好，那模样简直像安装有误的钟表似的！

他是个年轻的代课老师，20岁不到吧，是个文科生，据说高考过一次，落榜了，于是一边补习一边代课，准备来年再考。他并不丑，我讨厌他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总是提问我。

“蝶恋花，请问科举制度从哪个朝代开始？”

“蝶恋花，请列举一下汉武帝的作为！”

“蝶恋花，请大致描述一下盛唐时的疆域！”

.....

他每堂课都提问我，而且第一个点名的就是我，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些提问。这些问题对于一个从未幻好上过历史这门副科的小女生来说实在太难了，于是我直愣愣地立着，脸色因无奈的恼火而涨得通红。这时他就看着我，一半同情一半玩味地看着我。幹像讨厌毛毛虫一样讨厌他的眼光。我低下头，避开它们，那是种火辣辣的眼光。

历史老师对我的提问太多了，多得超出了正常限度，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来折磨我，我对一周一次的历史课充满了恐惧，恐惧到几乎要逃课的地步——按15年前的中学教育，逃课，那是只有极其顽劣的学生才会做的！

我做过噩梦，因为他。14岁的女孩子已经隐约知道历史老师这样做的原因，这种隐约的感觉让女孩子极其害怕。

我开始报复。这是一种充满痛苦与快感的报复。我忍着心中的厌恶迎合他的提问，我违着自己的意志迎合他的目光，这种迎合让我觉得自己可鄙之极，但我甚至还在他的课余时间以故作天真的娇羞迎合他的期待！终于，在一个微雨的早自习时间里我得到了证据：一封老师写给学生的求爱信。

信是他当着我的面交给我的。那天我去学校特别早，他见教室里就我一人，就去他的办公室取了封信给我。封信上是空白的，没写字。

拆开信一看，心立即怦怦直跳。我没全部看完，我用微抖的手把称呼撕掉后把它交给了校长，就在当天。后来，就从那一周起，历史课暂停。班里其他同学没人知道为什么，只有我心中暗自狂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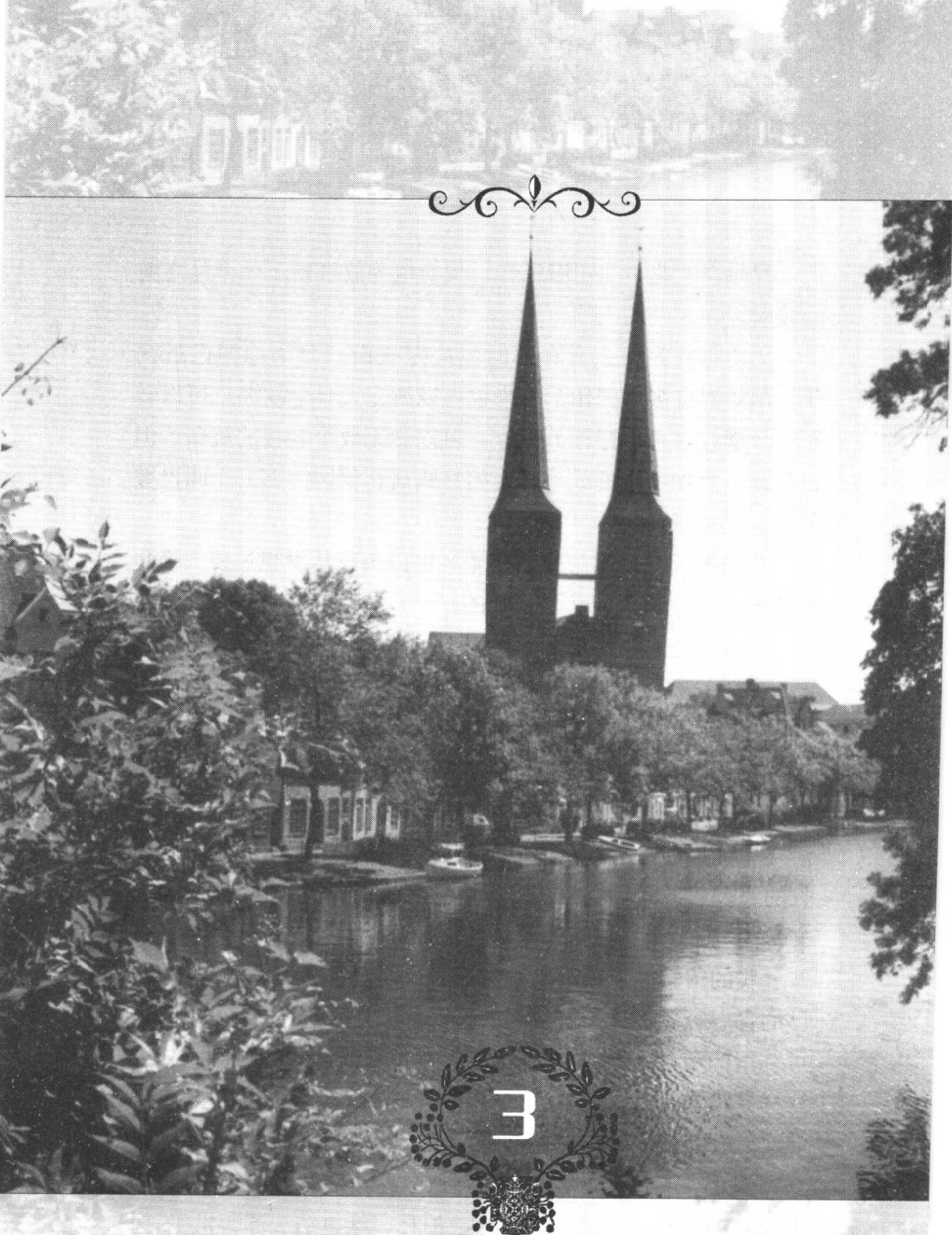
多年后，我有点后悔。我收到的第一封求爱信被我如此毫无痕迹地处理掉了，如今想重读都无从温故了。

其实，15年前的求爱信能写出些什么呢？他自己其实也是个少年，思念是隐约的，求爱是含蓄的，何况还顾忌着所谓的老师（尽管他只是个代课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身份差异以及我作为未成年人的事实，这使得他再喜欢我，也不可能像现在20岁的大学生一样淋漓痛快地疾呼“你已点燃了一个男人的激情”。信中的内容，在我不多的那点记忆中，似乎是他对我学好历史的规劝，说读史可以修身养性、明鉴是非，只是他作为历史老师怎么就没有修身养性，也没明鉴是非呢——认错了并不单纯的我？！

不过，信毕竟不是了无痕迹。至今我还保存着那个被我撕下来的称呼：蝶恋花，我的玫瑰！

这称呼最初让我恶心，后来却有些许动心。

我再没见到过这历史老师，但我有一次梦见过他，梦中他对我说：“你伤了一个男人的心，你会知道后果的。”



3

我叫蝶恋花，他叫满江红。我与他的故事始于一个月之前的波茨坦。

无晓得我为什么会在那时候决定旅游。我来德国已近两年，两年对许多中国留学生来说可以游完大半个欧洲，可以转两三个学校，可以搬四五次家，可以炒无数个老板的鱿鱼。但是我却一直如冬眠的蛇一样，始终蜗居在德国南部一个叫巴登的安静小城里。

我没搬过家，因为我懒得搬，更因为我从没想过要去换更好的家，我总觉得现状是最好的。

我没转过系，尽管我学的是中国留学生最无人问津的德国语言文学；在国内，我学的是中国文学，在德国学德国文学便是理所当然。除了学文学，我还能干什么？

我没打过工。与其他留学生不同的是，我每月能准时收到汇自美国的一笔钱款，不多，700 美金，但足够我在德国的生活（有关这个话题，我以后会解释），所以我没必要打工。长长的寒暑假期间，我便在图书馆里，或者在自己的小窝里，看文学的书。

我的留学同伴很不满我的行为，他们认为我是白白辜负自己的青春容颜，辜负签证上的打工许可，辜负在德国的那么多可利用的资源。“你这样下去的话是没有前途的。”我也觉得我这样是没有前途的，但我不想改变现状——我喜欢这样的现状。

对了，我也没怎么旅游，尽管这些声名远扬的名字离我只几个小时的路程：巴黎、罗马、柏林、维也纳、苏黎世等，只

除了花 35 马克（后来涨到 28 欧元，折 50 多马克）买五人搭车成行的“周末票”，我与几个留学生同伴走了南方几个小城如海德堡、弗赖堡等，对德国其他地理方面的了解，我只限于书本与画册。我本来想等另一个人从美国来陪我旅游，但他改变了计划，于是我也只能随之改变计划，继续等待。

这样看来，我的德国生活确实如一张白纸。只有在不久前的一天，我在白纸上不经意地滴了点红墨水，却没想到那点红墨水竟成了我以后黑夜天空下的大红灯笼，对着它我不停地自我欣赏独自咀嚼。

大红灯笼就挂在波茨坦的星空下。

我的旅行安排是这样的：坐周末票先到柏林，然后从柏林到汉堡，从汉堡到汉诺威，最后从汉诺威坐周末票回巴登，这是比较省钱的旅游。旅游路线把德国从南到北绕了个圈子，当然，大城市对我并不重要，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柏林附近的波茨坦，汉堡附近的吕贝克，还有汉诺威附近的策勒。这些古城吸引着我，让我做了这么一次将给我带来巨大影响和变化的旅行。

德国人做什么事都喜欢有计划，近两年的耳闻目染让我也习惯了“计划”。从中脑中打印出行程计划，使六天的旅行安排精确到小时，并预定下四个城市的“青年之家”（简单、干净、廉价的青年连锁旅社），以免除每到一个城市寻找旅店的烦心，然后收拾行李：换洗衣服，淋浴用品，瑞士军刀，飞利浦烧水器，同时不忘记带上一本书，出发了。

周末票很便宜，从南到北贯穿德国的一张火车票一般超过 200 马克，可周末票只需要 40 马克，然而便宜有便宜的代价：它只能适用于普通的、地区性列车，为此，我得转六次车，整个行程将超过 10 个小时。当我完成第六次转车，登上那班最

终于可以通向柏林的火车后，我终于舒了口气。

车厢里很干净，同以往一样，人不多，我选了个没人的包厢，六座位的，坐在顺着火车行驶方向的座位上，把背包扔在对面，我想我可以在这个由我独享的空间里自由地舒展我疲惫的四肢了。

然而，我独处的自由很快被剥夺：一个中年人敲敲玻璃门进来了。

我无奈地把搁在对面椅子上的双腿收起，起身拎过背包，放在我自己这一侧。

他在我对面放下他的黑色手拉箱包，然后脱去外套。

与我一样，他有着黑色的头发与黄色的皮肤，亚洲人无疑，但一时不确定是不是中国人，我猜测他是，凭感觉。

“你好。”他坐下后笑着向我打招呼。

果然是中国人。

“你好。”我回应，边回应边打量他。

“旅游吗？”他把外套挂在窗旁，问。脱掉黑色的夹克后，他穿一件暗红的T恤，胸口处有黄色的醒目的圣罗兰标志。

我点头。

“去柏林玩？”他又问。

“看看波茨坦。”我回答他，尽管觉得他有点爱管闲事。

若在几年前，能在异国他乡邂逅中国同胞这确实是件高兴的事，只是如今在德国的中国人实在太多，火车上、地铁上、大街上一不小心就碰上黑眼睛黑头发一口普通话的老乡。当原本偶然的事情变成平常后便没有了珍贵的感觉，于是在经历过几次热情激动的寒暄之后，我对街头时不时遇上的老乡已熟视无睹，而通常情况下，对方也是如此。

“我也是。不过我先去柏林，看望朋友，也是位中国人。”

但对面的这一位却不这样，我没问他，他倒自我介绍了，看来是位热心的健谈者。

我点点头。柏林离波茨坦不过半小时的路程。

“你是中国哪儿？”我问他。在德国与中国同乡寒暄时总不忘问对方是哪儿人，因为从心底里希望对方与我来自同一个城市，这样他能告诉我一些家乡的事情。但中国太大了，或者说，我认识的中国同胞太少了，在德国，我还未遇到过真正的老乡。

“杭州。你呢？”

我笑了——这回我终于遇上真正的同乡了！杭州，多熟悉多亲切的两个字！

“什么路？文一文二还是文三路？”

“喏，你还晓得这些路呀？”

我点点头：“我还知道长板巷竹竿巷孩儿巷呢！”

“原来你也是杭州人！离开杭州多长时间了？”

“一年半多了。”

“留学？”

“对。”

“看你这样子就知道是：双肩包、牛仔裤、学生证、周末票。一个人或结伴四处旅游。到了晚上就住青年旅社。当年我也是。”

、原来他也曾留学德国。

“什么时候开学？”

“十月中旬，还有两周。”

“准备读几年书？”

“再读一年半吧。”

“然后呢？有回国的打算吗？”

“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

“建议你回国吧，现在国内挺好的，发展很快，而且，特别欢迎‘海龟派’，政策对海外留学归来人士相当优惠。”

“那是对高精尖技术人士而言，我学的是文学，冷门专业。”

“哦，文学——德国文学？那你可以去高校当老师。”

“当大学老师，那又觉得自己的含量太低了，反正，先读着再说吧，对前途，我没信心。”我说的是实话，在德国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已经有蹉跎的感觉，但是，让我选择另外的方式，我又没有改变的勇气，我已不年轻了，而时间又过得太快，我的年龄不允许我从头开始，因此，明知这条路不好走，但依旧维持着现状，不想改变。

“你是不是觉得你学的专业在讲求实效的社会中被认为是一门冷专业？不过，我认为，你学的是一门很高尚的学科，它可能不会带给你太实际的社会效益比如高薪、高地位，但是，它们在社会发展中是不可缺少的，社会正因为有像你这样的学生和学者去研究这样的学科，诸如文学、历史、考古、哲学等，社会的发展才是全面的。我觉得你是很有勇气的！”

“谢谢你的安慰。”

“不是安慰，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因为我自己就没这勇气去学它，虽然从内心里我挺喜欢人文科学，我甚至相信若我选它的话，我会达到一定境界的。”

“那你现在从事什么？”

“我——你觉得呢？”他顿了一下，然后问我。

“不知道，猜不出。”

他看着我，笑了笑，说：“最俗气的：挣钱，如何挣最多的钱，为公司。”

“哦，那你这次来德国是公差。”

“对。”

“谈项目？”

“差不多。”

.....

火车在行驶。

德国的夏天白天时间长，最长时晚上 9 点天仍是亮的。但从 9 月份开始，白天时间急剧缩短，到 11 月时，五点不到就天黑了。现在是 10 月初，晚上时间七时多点，窗外已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安排了晚上的住宿了吗？”我问。

“没有。不过我给我的朋友发过传真，我想他已替我安排好了。”

“他给你回过信么？”

“没。他无法联系我，到柏林后我给他电话。”

“哦。”

“应该没问题的，他知道我在德国。”他说。

“你呢？”他又问。

“网上预订好了青年旅社。”

“嗨，典型的年轻人的做法！看来我是老了，通讯工具是老掉牙的传真，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回音。”

我笑：“学校里学生免费上网，再加上因特网在欧洲已普及到每一家咖啡店，所以就充分利用资源了。这就是穷学生的日子呗。”

他听后点头。

接着他又问我的行程，我告诉了他。

.....